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袁繼升

明文海卷二百五

餘姚黄宗羲編

書五十九

頌寃

代白衛使辯書 徐渭

濬前以海寇抱不測之罪宜就湯鑊然心未蒙原而一方之病將以濬而日深故甘犯鈇鉞之誅再效愚忠於前濬不佞不敢過有所援顧借范雎以明意雎曰死者

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國此臣之所大願也夫范雎偷生之人至有少補於國猶不惜死況於濬者以臺下曲全仁恩罪尚不至死者乎假令死而有補於國則濬何憚而不為范雎也第恐罪濬之後地方之事日不可為耳濬聞之兵家非戰則守然其勢猶兩虎相搏負嵎坐險各據地瞋目而不動守猶可也今日之海賊非負嵎之虎矣舍舳艫登陸道白晝大都之中殺人而焚其室刼婦女而携之吏卒逺遁而不敢

側目非一日而然也當其寇石浦也濬非敢好輕動也砲石四集即傅城者已無一人壯者棄家走老幼對哭於郊牧之間而況廠房水寨戰艦在外與賊均之濬受國家累世之恩見海上赤子荼毒之苦不得已而披甲跨馬率枵腹之士而身先之三戰水陸斬賊過當額冐飛刃創瘢尚存家僮助正同日俱死且兵不素練舊習使然見賊舉銃辟易駭散夫兩脛十趾濬亦具全設肯先奔軍孰不避路而讓之也顧將制旗鼓死則死耳豈

可曰走逐便復戰故濬不免耳而今罪濬者徒曰云云且古語有之佐饔者嘗佐鬬者傷今兵刃交加水陸異技重以卒不習戰糧弱過時雖黄石坐謀蚩尤對面猶不能保百夫而全之而况於濬者豈易為力哉欲不損一士不災一廬又烏可得也今當道往往移檄展而讀之必曰不許逡巡畏縮又曰不許輕率寡謀此故事也請觀比年以來海上把總孰不以是二者被罪哉先有陳瑶崔𤰞後有劉文今又有濬矣至他指揮千户百户

箝謫誅貶不可勝計夫海上之寇欲其自盡決不可得

總帥官兵非戰則守而戰無萬全守決不保前後顧忌

人何所持是國家懸設兩弁而俾官居其中必有一遇

不為崔㬢陳瑶則為劉文與濬如此則先加以罪後令

之官何不可哉然在崔㬢陳瑶猶有可諉者曰其當事

怯失律多五色無主保七尺之軀而鼠抱狐蹲焉正移

文之所謂畏縮者也至論濬為輕率似矣然斬馘之功

不亦可驗乎孤身挺戰不亦可矜乎後援不繼不亦可

分任其咎乎其最先則又有馮恩以不救主將亦免為介士然恩之時所被殺者總督也其所當事又倭夷也濬之所臨海寇也非夷情比也其所傷者介士也非主將也其區區當轍之勇又非若崔嵎陳瑶之畏縮也夫論失則恩大而濬小論戰則瑶嵎避而濬當論功則濬雖細而三人者則寂然也至論罪則又駕陳瑶而軼崔嵎埒劉文而追馮恩此濬之所以泣血横戈雖死而目猶瞬也夫自有寇以來居是職者無慮十百十百之中非

皆不畏罪也非皆無智計勇力之人也然而未有不敗者其故可知也曰立法太嚴耳馮唐於漢文不云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卓茂之讓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論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内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嗟乎使當事諸公皆馮唐卓茂之流則何寇而不可除也使皆用文

帝之法皆以律治人則何時而可以除寇也何則損介士亡寸土必罰無赦此祖宗之成法也然而有不可以盡然者今之保首領顧身家者聞警報而束手已掠城剽貨殺官軍如刈麻圍不解則輸金椎牛而乞之他境被殺者欲告則科財而賂其家使不告者皆是也然此幸何不施之敢戰之將哉殺賊首比損軍過當者薄賞之相當者薄罰之而所死之家則厚恤而優糧損軍比殺賊首過當與不殺賊首然後施程法何不可也夫賊

之敢侵犯者以有利而無害也設今日斬幾首明日斬幾首今日抵某界戰明日抵某界又戰而又不可擄掠則何所利而犯我也今乃使賊不輕害而貫習利將不畏賊而内畏法古之為將不畏敵而勝今不畏敵而反敗此不可令衆庶習聞也夫兵者不祥之器作其事而重其賞猶人不得奮故又為誅刑以驅之今則不然戰亦失事不戰亦失事戰亦受罪不戰亦受罪則人何苦前冒死亡而退又罹憲網也亦且坐而待罪耳夫祖宗

舊法恐後世狡黠好功之臣生事於四邊至深遠也然假令高皇帝尚在親臨海隅而覽其事知遼巡亦必失保則必教之戰戰則必小傷折小傷折而又欲罪與遼巡同濬又以知其決不然也故濬之愚所以為不寛假損軍之法調停其事而便宜之則朝廷雖令衣繡仗鉞之使日斬一把總之頭懸諸海上濬恐官有盡而賊益不可止諺曰前車覆後車鑒罪濬之後今相繼者宜如何也即寧死不就職者有之矣檄未下而稱病者有之

矣鹵不滿五十而襲替者有之矣甚者買人訐其贓而速去耳夫甘發其贓計亦云困極矣至襲替而脫其任於子假令子之海上焉則亦與己危禍同何父不能顧其子至此也嗟乎此特患一家耳至一方之患又有大者也彼賊亦兩耳目具者也聞某官迎敵我挫衂問某罪矣某官束手為我寇問某罪矣某官懲二者重賄我幸安全一時矣必將曰人孰樂甘罪譴而不願安全也喜冒死亡而退不蒙原宥也我舟之所泊縱令不得盡

賄戰可決免矣其職守者聞某同寮親出戰少挫衂問某罪矣某同寮懲二者重賄賊得安全一時矣又將曰吾何好前冒死亡而退懼罪也何不效束手自保者或行賄而僥倖於罪否之間也故賊之所至縱不敢便賄戰決不為矣夫戰必死不戰必生今使賊知必不死而官又可以求生二者何苦而不樂為也今日且日甚矣法愈急則官愈怯官愈怯則賊愈輕忽而易肆其凶即有一人徒手而呼於周行曰我賊也我賊也則戴甲之士

且荷戈而立視矣非畏一人也覽往事而恐蹈拘文也故欲賊畏我而我不畏賊莫若寬法而薄敢出之罪黜此不用海上之烽燧不知何日而息矣李左車曰敗軍之將不足以言勇抑不知秦穆公之用孟明視乎一拘於殽再敗於彭衙使穆公聽人言而殺之則孟明不免辱身賤行矣穆公刑戮不加而任之孟明不爲恥辱而當之於是濟茅津而封殽函卒霸西戎於是知穆公與人爲善而稱孟明之有懼思濬令不敢與孟明比而臺

下之明恕何啻穆公也即如左車之言濬固為無勇之將矣假令得勇者而任之果能不遺一矢而坐收全功乎前乎濬者既皆不免矣濬不知鑒而犯其咎後乎濬者宜知鑒矣又將復犯其咎此負戟之士所以欷歔而解體者也昔濬亦嘗身親斬獲矣亦躬率擒勦矣今皆棄去不録而失一士亡一矢則加濬身恐海島之間望風駭聽謂為賊報讎也濬顧臺下思海島之艱難顧一方之大計順人情而施國法超積習而越拘文一作士

氣請從濬始如此而有不挂席涉海取鯨鯢而梟之藳街則取濬之血以釁鼓孰曰不可惟臺下念之毋忽

為瞿睿夫訟寃書　屠長卿

夫風蟬雨蚓得其候則鳴過時則世指之曰不祥今某之為黄梅人瞿九思訟寃者此某之候也非以為不祥也某居東海九思居南海惟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平生非有期功之親杯酒接慇懃之歡即問以其人之修短白黑茫然耳古者葢有緹縈朱勃郭亮寒朗劉向其人

者能以其言白人沉冤至義聲傾動千古彼皆於父師交遊之間言其至情情至則言切交親則易阿猶有說也豈某與九思之謂哉風蟬雨蚓彼鳴其候爾無所為無所求也今者某之言矍九思者亦無所為無所求也故曰此某之候也葢昔者舜為帝禹為司空臯陶為理當其時斷獄天下則無一夫稱寃者詩書所稱葢誠無之非其有之而文之也如使萬物沐清和之化而一夫獨抱向隅之嗟則大聖賢之所必問何者不欲以一夫而

傷清和之化一夫至細而傷清和之化至鉅也今夫瞿九思者渺一夫耳束髮以才名耿亮聞江漢之上一旦從吏議罷孝廉徙塞外而非其罪也則天下之人冤之何故豈非舜禹皐陶之世而有此一夫者冤也豈非以一夫者之才名耿亮天下所知也某不敢汎陳今古即以楚往事言之當楚懷王時王聽不明讒夫鬬口民之沉於覆盆者或不少矣獨一屈子之事不白則天下後世冤焉往日回風諸作千秋而下讀之則淒其酸心又

何說也則屈子之麗藻絶代放在江潭令其抱憤懣之氣而以雄雋深秀峭絶之語吐之而其徒有宋生者又為之附麗鴻響以砰訇後來故其寃最著也然屈子之所以寃者以其當楚懷王時若生舜禹皐陶之世則無此寃屈子而當楚王則江潭之纍也而生舜禹皐陶之世則記尚書著典謨之史官也今聖明在位大臣忠良九州萬物欣欣向榮清和之治遠駕上古而猶有懷才抱潔如九思沉寃如九思者是聖善所隱也九思之罪

葢坐以士民狙擊其邑令長褫乃衣冠長流塞下夫狙擊令長非一手一足之力也令長為天子牧養元元視元元若子則令其慈母也居則戴去則戀久則思何狙擊之有即一夫倡難萬姓捍焉難何繇興令之不才怠傲其民民不能堪即邑中羣起而仇之豈一夫之以也九思所造其果出一夫狙擊如古朱亥博浪之為乎果以一人自作不道乎如出一夫發難則九思之罪何辭以邑人亂則此一令者或者邑人之所同仇也邑人同

仇而以一夫獨坐可乎某雅聞九思以才名為令所禮平生固了無睚眦之傷何至相仇如此即如杯酒失歡非有深怨又何至遂鼓不好亂之衆而一夫奮臂持梃如雲也九思所坐無亦才名為禍蛾眉取憎爾固天下所共宽聖君賢相所必察也某與九思何為哉方漁釣海上不過聞滔滔江漢有年少負奇才之膗九思文掩中州名在南國又未幾聞其詿誤受惡為塞下遷民心傷其宽而已比以公車之役薄遊長安聞九思方擊登

聞鼓奏書自訟於聖天子丹陛之下有子甲年十三博聞强記落筆如駛才視其父爲書累千言歷抵公卿大臣稱父寃願附緹縈之義某聞而壯之相過逆旅勞苦如平生歡見九思温馬醇謹子甲髮纔覆額短衣楚楚可憐試以文章倚馬立辦的然先秦兩漢間某此時忼慨而泣數行即欲爲之作一牋投當世之明公大人以大白其事如弦上之矢矣某亦何所爲亦何所求哉賤臣隕霜庶女感風匹夫匹婦足關天道皇皇上帝固不

以其微細而遺之也況九思大楚美才包洞庭雲夢之秀擷靡蕪蘭芷之芳上可石渠東觀下猶不失牧伯庶司令陛下夢寐賢哲以興治理有才若思誠廟廊所急若以無罪見枉卒從吏議而令文藻清譽之士貫木荷殳遠投窮邊以飼豺虎悲吟於黃沙白骨之場躑躅乎酸風烈日之下則孤憤之篇且與龍堆馬邑同其不朽又令十三童子牽衣卧路吐其少年英詞秀句長謠孤兒吟為行道嗟傷見聞扼腕早違嚴父必至淪落草間

文采銷滅而無所成此甚非所以愛惜人才培養國脉也區區之愚葢為人才國脉寧詎止為思一夫乎古語云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司馬子長之下蠶室亦興嘆於家無貨財交遊莫救乃若大俠郭解之徒至使大將軍為之言世之常態古今所同方九思為文學有聲家席先人之舊業足具饘粥此時交遊賔客動引青松指白日執手而稱相知今一旦無罪而下於理聲名摧損家業蕩破父子垢首囚服倉皇北走裋褐蕭蕭泥沙

湔面平生交親掉臂不顧某竊痛之伏惟明公秀甲河嶽德侔造化神明之智燭彼蔀屋陽春之澤下及昆蟲寓縣戴仰華夷咸頌今九思父子不特一昆蟲也其含冤不止一蔀屋也明公調和四海萬物欣欣協氣流邕而猶然使一夫向隅明公不忍也特無為明公言之者某海濵一介布衣韋帶之士躡屩登朝踈愚罔知忌諱直吐胸臆以進於下執事明公誠亮其無他俯聽芻蕘湔雪誣枉起九思父子之白骨而肉之則天下懐才抱

義之士有不肝腦塗地而向明公者非人也惟下執事圖之某惶恐死罪

先夫子曰屠隆字長卿鄞人禮部郎中赤水之文才情舒卷忽而波瀾浩渺有一段好處但未經剪裁耳而隨逐時尚持論荒謬幸其工夫未深不掩本色

私記赤水萬歷丁丑進士以縱情聲妓中白簡罷官自序其所作以為姿敏而意踈姿敏故多捷給意踈故少精堅常戲命兩人對案分拈二題各賦百韻咄嗟之間二章並就雖復苦心搆

思亦只如是

答撫臺龎惺菴揭　夫大綸

蒙檄發洪朝選不道欵目命職㢘之比者諏諸故老質諸閭閻悉無影響而怨家姓氏皆烏有子虛尤無足據過承重委展轉思惟彌日亘夜謬謂兹舉必不可為亦必不能成請借前箸籌之彼獻計者類云分宜之貴也竟以反坐迄無後詞奚有於卿貳葢分宜柄國亂政中外側目僕御充多資產狼藉故暗死無詞今洪家不過

中人門可設雀羅性不近聲色左右圖史口談性命亦濁世之矯矯著聲者也比淫於色附盜以䝲爰書則然乃倚政府結臺司譸張變幻鑪錘所鍊摧方為㝐抵金為磔坐反唇以大逆目莞笑為謗訕人命至重鬼神難欺明法幽罰善福惡禍如火就燥如水流濕氣類相投而理數有必相值者特善惡之分數有大小故禍福之參會有久近俗士狃旦夕而不究終始覩眉睫而不參要領若謂茫茫而徼倖於不必然耳愚聞在昔武安侯

以酒過殺灌夫詞連魏其俄而武安病呼服謝罪以死

東呂希時宰旨誣其帥胡舜陟死不數日胡乃白晝執

呂殺之羅汝楫附秦檜誣武穆未幾楫以遘死而其子

願亦擊死於岳祠王士驪希蔡京旨殺一無辜婦士驪暴

卒而京及攸脩皆伏誅載在汗竹讀之凛凛胡可罔也

即邇來路楷趙文華阿黨分宜以白蓮教殺沈鍊以失

律殺張經以謗訕殺李默時遷事改身伏殺人之法而

分宜亦以叛誅此耳目之所睹記亦不足信乎彼蚩蚩

者又妄謂分宜事敗乃爾今玆且有無涯之望不次之榮奚呫呫於陳迹為也夫王如之隙於王敦也敦欲殺之而無名乃以意陰授王稜稜即酒中舞劍擊如反命王敦其希榮句遇謂交手可得而敦乃陽驚曰如吾懿戚也而稜殺之因殺稜以謝奸雄欺人背面矛盾彼二心者出死力為奸雄資徒召禍而敗名耳何榮之可冀哉故守貞蹈義志遂命立即有不偶天日可明若前數子者當其得志含穢資噱奄奄苟全論定禍叢百醜羣

湊唁妻孥而拙詞對僮役而赧汗矣彼其之子面承風旨力為從臾葢其心不附仁義目不知古今逐金帛而魂迷競朱紫而神炫如蠅逐臭如蜣弄丸終身憒憒然聲利是凴且不識禍福安問名義此宣尼所為歎鄙夫不可與事君也浮雲易散駒隙易馳膏粱文繡終饜螻蟻肌骨毛爪卒歸糞壤獨三寸簡冊皎皎耳目千古不磨奈何污之又聞諸司忽職倔強議且移牒外郡以竟斯獄則又舛矣祖宗設推官非若近日之隨巡承委爾

也念黎庶非法用乂故設法司以平天下之刑設臬司以平一省之刑設推官以平一郡之刑今之推官溺其職矣臺司既視推官為私役而奔走之以快一已之喜怒推官亦奔走唯諾以身為臺司之私人而罔敢牴牾然非設官意也身對大廷銜皇命持平一郡辟辟宥宥惟三尺是繩即主上有令義且以死爭之豈臺司所能他委豈外郡所敢擅行哉天下方廣萬世方遠天命民彝終當顯露安能盡塗其耳目也事係紀綱不敢依違

附和以傷雅化唯卒全之勿致紛紛

答夏于中書　羅虞臣

人至辱遠書詞指懇懃謬蒙嘉獎竊計其奔走下吏卒無一日之閒不能千里致問愧汗流趾顧抱咫尺之義過為足下所誦然聞君子不責報而廢施志士不矜能而伐德故悲歎隨場者衆人也振難赴急亦海内交遊之通義耳奚足多焉曩僕在盱時會足下奏當已成閱獄狀狀多鉤纖悲夫寃哉寃哉未槩推察流涕也君子

負義於下流賢士繩行於不肖今世之僁訾足下煦者
倡曰刻薄妬者目曰責重怨者斥曰奸邪貪者誣曰婪
利論列曰飾虛名薦引曰植黨援幽黜曰排善類鄉人
不比曰好詭異進士外補曰破選格凡以責足下者此而
已雖然足下何謂無過比如風之生也穴焉空積豫未信
於衆人而徑直不虞其後何謂足下無過但顧足下才
負儻蕩行懷孤獨靡能循智保位畢論儕俗致身顯耀
獨扞當世之文輒乃予覩往古詞人才士輙悲其動遭

轗軻仰天墮涕況今親遘見之如東洲者耶僕素喜讀今世士大夫文字而得其人物武功則康對山北地則李崆峒信陽則何大復大江以西有足下然武功北地俱以誣坐廢信陽雖不廢終亦早死名位大不顯而足下乃抱不測之罪眠戈萬里磧沙塞草瀟涼異俗昔人所悲謗曰蛾眉貽妬才美秧祲今足下得無類是乎無論北地且評武功當逆瑾之時朝為張綵夕履要位武功以十年修撰不得一調可謂持正君子矣徒累髙名

污迹同鄉然終不詭於大雅保身之義孔子居衛見南子居魯見陽貨赴佛肸之召此何為者其道非可與拘儒曲士語也故子雲留莽朝公事周箕子明夷異世所符曷磨而磷曷涅而緇然後之詆毀子雲轉深謫舛每訟斯寃心孔發熱嗟夫嗟夫此固未易與俗人道也曰者問足下於渭厓渭厓曰是在我在我我其有待乎姑徐徐僕且喜且難之曰今夫煦者妬者怨者貪者行其說而是非顛倒公道不明矣先生曰徐徐他宰執亦曰

徐徐令宰執不愛時體有如先生者乎即有如先生則亦曰徐徐已耳民員宽則直之恐其不早也乃士大夫之宽則顧曰徐徐爾如此而煦者姤者貪者怨者之説卒有能忌憚之者耶既又退語人曰宽哉東洲若卒有能白之者然命也夫達人不以夷險易操毁譽殊志足下試觀義命之説精矣敢附以聞亦欲足下之由然而雖雖若無與然以待也則命在我矣念言有懐侍坐無緣北望塞壓何勝慊慨

寄趙大洲閣老 薛應旂

其自退休以來杜門丘壑不復一涉人間事今且七十有一老矣委骨九原計亦旦夕間耳特因我公在上敢進一言以圖首丘之安竊謂江南諸郡財賦所出我國家根本之地也邇年民力告竭田舍流亡而風俗薄惡更有不可言者說者謂自倭夷入寇所在兵興而增徭加賦以至於斯然而吾黨放肆日甚一日顧上下相蒙依回遷就其所擊搏者不過假賣菜之傭以塞責耳民

生之疾苦士風之汚下誰則恤之凡若此者皆其瞻前顧後之念重而患得患失之心勝也時事日非將不知其所終矣昨歲海中丞巡撫茲地觸目激中直前向往凡所舉措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此其人豈易得哉特以一二事矯枉過正遂譁羣議致弗克終以去此固世道升降之機而秉陶鈞者恐亦不可以不加之意也請即其一二事為公言之如貪汚官吏貨盈囊槖而誅求無已尊貴公卿田連阡陌而交易不明游花

棍徒白役府縣以漁民利者一官動至百人無頼奸猾營充孤老以冒官糧者毎縣幾及千數士風瀾倒民俗侈靡囑託動致千金燕會必具百味諸如此類皆其所欲深究而痛懲者未及施行而端倪已露其諸不便者莫不惴惴然疑且懼矣特以驛傳之夫凡涉勢要之官者必革致使舟之難行告訐之詞凡牽鄉官之名者必准致刁風之競起乃竟以此而徙其官俾其設施之不究此正所謂以尺寸之朽而棄其合抱之材也良匠之

用木恐不若是而有以人事君之責為民擇官之任者可無深長之思乎鄙人是以不揣出位而敢為公一及之也公如少留意焉俾繼于後者因其所長而損其所偏則江南之民庶有更生之望而為世道慮者要亦非眇小矣垂盡老人越分奉書亦恃公之高誼素欲為生民立命也

為李見羅上當塗諸老書　許孚遠

應天府府丞許孚遠謹按今奉旨挐問原任金騰兵備

按察使李材被巡按御史蘇酇劾奏欺罔罪狀事情虛實遠在萬里職之迂昧何敢輕置喙其間顧材為人職所素知立心制行匪習偽邪蒞官行政夙有風采職嘗與同時備兵嶺海見其於軍旅之事似有專長適會地方寇盜充斥指揮將吏防禦截殺頗中機宜甚則身履行陣之間如監督總兵張元勳追勦倭奴於雷州三次戰捷斬馘獻俘多材調度所致此職所目擊故當時一方倚以為重朝論推以為能而獨其氣格昂藏作用迂

濶不獲於上勇退投閒棲遲十載臺省交薦復蒙聖明召用以是有金騰之役然而人即其人官即其官也且狼狽失據敢行欺罔如御史所云何為者哉允邉塞之臣掩罪冒功往往而有然不宜出於忠信之士至於殺略平人詐為俘囚戮割死屍以當斬馘此忍心害理之極豺狼之為也材之平生似不應狂悖至此藉令有之必將領巧飾以欺材而材誤信以報撫臣撫臣因以奏聞闕下者也春秋之法責備賢者則材之罪誠所不能

辭然而律有知情與不知情如此詐罔之極材萬萬無知情之理又聞滇南一二薦紳公論謂蠻莫迤西二酋之攻緬夷其調度策應實出於材以夷攻夷頗得勝筭令御史以其掠冒首功併削而不録夫有臣於此能宣昭聖德制禦遠夷即功不盡核略而存之以示激勸未為不可乃重持文法蔽罪遷臣且歸功夷黨其於大體謂何職觀御史彈章之詞尤多軒輊在遊擊劉天俸以為武弁也而稍寛之在同知宋儒等以為屬官也而又

恕之在撫臣劉世曾以為事出不料也而特原之獨刻材欺罔不遺餘力則亦過矣御史素不聞有私憾於材大都材以虛名取忌時俗而又踈於世故每為僚友屬吏之所不滿或以是流謗御史御史遂深惡之耶抑別有說耶今主上以御史言欲覈諸臣功罪之實逮而訊之於法至當竊亦聞之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盛世事也若材之罪與功似皆有可疑者其在今日熈朝隆盛不讓唐虞聖度寬容同符堯舜固知賞罰輕重自有權

衡所以處材與諸臣者必不失其道第材本弱質蕉除
衰年千里拘囚法庭拷訊儻淹禁囹圄遷延歲月卒就
殞滅情極可憐即材一人不足深惜而使邊臣解體志
士興悲恐非朝廷所以鼓舞人材托寄邊閫之意恭遇
大賢在位以道事君進退予奪叅酌謨謀無施不當此
事關係亦或匪細伏願垂神御史以執法為能縱苛求
而不為刻宰輔以調贊為事雖曲全而不為私回天之
力伏仗慈仁用抜孤危以存國體此固臧為材平生知

已哀鳴之私而亦遠近士大夫同然之議也職臨書不勝冒昧懇惻之至

上宗伯書 金繼輝

朝鮮國差来陪臣刑曹判書金繼輝等薰沐再拜謹上書於大宗伯相公閣下茲者寡君之遣鄙人等来也非修乎事之常而事固有得已不得已之疑焉故與國人謀矣其小人者曰國祖蒙被詬誣葢累葉籲雪承列聖之垂永不一不再而足獨所稽者新會典之纂完頒示

有期耳期至則行李往來相屬不必於專也專而期或未至則遲以年時不得留而俟也事宜得已其君子者曰冒以他人之系為詬何如也陷於弒四君之惡為誣何如也詬誣攸集典訓是載而流布於天下之耳目為究何如也惟究屢號有降茲監訖至今日無遺情矣然典之未新積二百年以有待典之適新將朝暮如不及獲亦既竊聞其垂完矣不亟專使以請明示而誘曰往來相屬是尚可忍乎況事有關於父子君臣之故者其

在中國非禮政所不及則聞之不容於愬為之辨之不容但已肆天朝之動念於我久矣藉令專使以俟完典果有年時之留必不拘於故常而莫許也事奚啻不得已寡君於是却小人者而君子之聽曰此固寡人之志也葢乏使以命鄙人等而宴賜特厚至於解衣推食遣之日復親執爵以飲西向拜奏而授之且泣且語曰我祖我考實皆奉有先朝恩勅惟覩新典之快覩無復餘憾而溘焉泉壤目且不瞑寡人之得聖旨又丁寧矣而獨可

保其究乎又曰汝等必待事完而還鄙人等泣而辭曰不待事完毋還也小邦雖極區區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義惟不欺罔以為恒物今寡君既以事完屬鄙人等鄙人等亦以許寡君豈容有二哉顧以新典之完乃我事完之日惟早晩爽於始闘之為慮亦不敢以私情廹切而有所欲速於其間惟不得留俟之為懼耳寡君之衣在身絲縷之命足與同樊寡君之食在腹沒齒足以為飽雖十易寒暑無難留也惟難留者在天朝接遠人

之故常而不可寬焉即鄙人等有死而已雖欲勿死如
毋還何鄙人等旣以寡君之咨抵執事者而奏下亦到
部伏惟閣下高明仁恕宜無不察其詳鄙人等庸敢以
贅獨恐執事者於鄙人等所以不得不專來不得不留
俟者察之或泛而容易於稟覆之際以致萬分有一缺
誤也用是不免披訴惟其專專於無所事言涉猥屑而
不能自已伏望閣下兼容而曲遂之毋使小邦小人者
言售 君子者言不售而鄙人等有以還報於寡君則千

萬之幸也

明文海卷二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六　　　　　　餘姚黃宗羲編

書

吏治

上王太守警齋書　劉繪

僕聞之長者言士垂纓佩綏而不揚行宜若女處室中目不睹異物口無短長可否喜以矜絜居貞貴爾愚謂士未可盡然可內可外可短可長可否在眡時與已或

知不知論篤無妄爾竊仰明公英識蚤發弱冠取上第分符大郡可謂少而得竒矣舉蹈常步辭語飛光焰士或偉駭于前皆掇辯議公且可自侈崇矣乃若斯謙素禮重儒紳懇懇咨詢如長厚者至與不肖推引諸生中又特加意清暇晤對延坐彤闈温情昭於色笑真懷出其肺腑每相追論公儀子産為吏而慨作郡者之難昨手札又切切問息訟弭盜古今談者鮮有要術欲有以議之僕自思不肖多癡亡識媠於脩進每憶前衢惻然

靡寧辱公偶以文字相愛而禮次賓友至稱為通儒庶
幾他日有拖用云是雖臨邛繆敬於馬卿勃海引懐於
王子不是踰也僕雖不竒尚可為隱邪夫言治者亡有
不謂守令難其人為守令亡有不自謂為難者惟未思
其要爾要者何曰去利心而已矣宣聖罕言利非謂絶
其利也為利難言也難言者存不可絶不可盖在人可
存在巳可絶在公可存在私可絶故明人巳公私則利
存絶可得而言矣大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故財者人之

心也能通心之精則可言利與命與仁矣且謂絶利者非謂卻暮夜之來斷横索之酷也謂公其利與百姓而不忍傷奪之也若公其利則可廣惠而樹恩名位備臻焉何謂公其利而不忍傷奪大者莫如派歛夫百姓繇税之辦以供公家既已竭血力矣若重以有司非時之科非法之派欲筋髓不脫露豈可得也夫往來迎送祗候雜用業有十甲輪流之出矣而非時非法或一役一錢一役五錢或月一輪或月二三輪不論見年冷欠概

索而頭會之無識者于此尚爲乾没計不知官攘什二吏書攘什三甲長攘什五民乃出什什焉其虐害招災青荒田農何可勝道此科歛之弊也其甚者與市細爭攘利初言者皆驚詫吏亦媿談之終乃稱當然若倚市門者淫笑懷金帛以爲巧能矣馬遷貨殖編户節駔會駔會估儈行也其人微賤與貨者與通或魚鹽布穀而要轉亦杪尠今吏轉于此輩苦之或公衙用米鹽葛纑枲布往往窘索不知具何章理而此輩多傾産鬻兒女

倍償下至闤闠襍物鉛鐵器皿之屬屠酤羊豕蔬茹之
屬公衙欲用輿皂攖而去如拾諸野貧者所以呌究咆
勃而欲散走焉小民亡本業任其巧力為百工藝若木
鐵紡塼續畫絲繒公但考用而餼廩工值大半損減俾
妻子啼飢人具菜色力役將安忍之夫科歛則農廢業
市獵則商不通役使則工呰窳無營計及見士則與虛
談德義而無賚予之澤即此雖善牧如黄卓神理如趙
張居則使人怨去則遺恨讟無已亦安所謂利哉夫尚

志者滌湼以滅跡崇實者薄名以累行鑒遠者慎始以著微公新政能省蠲非公務一切派歛罷取各行貨物使利在蒸細勿占役工匠三者事雖小而為害最大俗吏所不能去也公能除之不與庸俗同利周則百姓安業百姓安業則藏富於下讙忻至歌頌興訟獄不息息也寇盜不弭弭也上官不信信也士庶不懷懷也雖太平可致矣然欲公利心最先祛者吏猾也吏猾者善迎官之慾而導之官聽其計則心昧露吏亦共其汙而取

快馬官於視事之初此心清濁未定利害未審吏迎之曰某征派有舊例也不派且廢事某市物宜取者某工宜官用也官不强縠而陰瞍相通彼此遂其無忌是謂兩合之兩合者兩害之也是以良有司必嚴吏猾有吏猾而迎我者必僇矣僇吏猾如揵驵媪也驵媪謂老娼爲姦語誘良女良女一聽其言而終身賤汚故良女貞烈者值驵媪語出必揵之此必有士行者矣或曰居官即大家大家於往來出入賔旅交際必有經費所不能

少如不一取諸民豈能神運耶夫此在勤于理訟多贖而薄罰之訟者多奸民奸富者於此處之或輕其罪令出金與其事利不在官而登掌者分明此有司才通權宜何不可孔子責子貢贖人不受金盖此意也雖聖人不能廢或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誠使民興作地利山澤陂塘皆有導法積貯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凡言利無處不能神運者皆有司汚聽吏猾也自古今未有才吏居郡縣而至屢空者也故吏能清吏心又出於天性之

好分之所當非可矯焉持此恒語以誇諸人則無偽而真矣無偽而真則舉事灑然無染累矯然青霄之上所謂仙吏矣不然雖才與能不出泥滓也僕狂愚畧為奏記奉公以為知已者之報自謂其言鄙淺而可施諸天下唯公采擇勿畀之為書生之談

與吳太守歡除酒禁書　劉繪

伏惟君侯英達和粹萬節解應握符連城化行黄澤政未朞月威動千里上下相和商農率利童子不狎野無

埀白令之若風烈禁之儼霜凝雖子產與賈之革西門
投巫之化未足踰也近以民風不淳漸入奢靡游徒嗜
飲喪其本業且致酗德日富鬬殺為姦使俗尚淫瀆科
令氾濫為害殷矣臺下感心悼風化之澆秕憫農賈之
失緒迺下令禁市人不得賣酒欲開黎甿彼昏之志崇
君子令德之懿使哺糟啜醨者復醒倒冠卧甕者知悔
蓋至美之清政也以故百姓歛德盧井肅然爭捲旌帘
匿缾罌覆甒醹貨麴糵竭青田之水空雲安之春壚無

遺樽卷乏行榼不惟攘除酒禍且令百姓省錢寡費吝
思其職勤纖嗇之務薄荒穢之樂里中士人雖久不相
見無問新識故好揖遜顧笑一語而退禮節森森交際
恬淡如登太皡盧英之世可謂遐哉返淳矣但于不肖
輩則甚有不便者焉今且未言其不便而以大槩酒德
論之古今於酒其言美惡勸戒不一雖六經亦無定焉
易垂濡首之戒而衎衎之樂見於漸爻書明㬥酒之訓
而菁茅之物通於禹貢詩刺反恥之醜而言舞之樂修

於馳頌禮切訟緐之規而酒材之辨著以式令至若禮
淫分析嚴於左氏之辭而陰陽釀法詳於春秋之緯由
是觀之六經於酒德果無定論也辨者猶曰此言酒耳
未及市酒也然周禮三酒之物通於天下小雅無酒酤
我歌於朝廷是朝廷未嘗廢沽酒也然則沽酒市脯不
食古今惟仲尼一人而已其曰不食不自食耳亦未嘗
曰天下可無沽酒市脯也談者又稱孔子百觚季路百
榼見於其孫孔叢子之語而其孫孔北海又舉以對孟

德此不可謂為虛語也自是而後言酒者各持其説以為是非而旁引曲證以務相勝漢魏以下賢豪之論紛紛盈帙迄無統宗蓋自世本載少康始造酒經曰空桑烏梅之精嗣是論者大都發於性之嗜與不嗜而未裁之以禮或發之歌頌或勒之鑒戒摛文炫藻臙標緗帙讙呶爾雅各任其性嗜者以為太和不嗜者以為狂藥嗜者以為聖賢不嗜者以為兇慝嗜者以為明珠之照海不嗜者以為礠石之卧泥嗜者以為玉鏡之清䰟不

嗜者以為糟漿之逆臭故從嗜者之論則以為任真率性逍遥放達於物外也從不嗜者之論則以為守禮脩義恭慎嚴恪於度内也然則酒之是非美惡與夫名味之實功德之真尚未奐著於人矣予嘗觀漢書曰酒者天之美祿帝王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福之會也斯言其得之矣雖然此特著其美也而未及其所以不美者也蓋其不美者非酒也飲之者之過也夫膏粱正味也而貪饕者以之傷生男女大倫也而

瀆亂者以之滋淫是故先王制為飲食之節而不以貪饕者禁卮穽之設定為匹配之儀而不以瀆亂者廢嫁娶之好故酒美禄也其名遠其味正其德和其功大昔人謂天列酒星地湧酒泉酒星者見於象也酒泉者氣烈而味甘成於天也故人之釀者特擬其氣味而作之故春秋緯曰二氣動而成酒蓋法天之精也是以玉泉之樽海樹之花玄丘之香烏鄉之水皆天酒也醉天酒者可以通仙醉凡酒者可以通道特患飲之者不得其理

耳故夏王五子之歌周誥沉湎之戒楚人邯鄲之圍漢儀長樂之失凡此言有國者不善飲耳降是若孫朝積麴以疏兄慶封遷蒲以易内楊氏之覆楚軍曹參之狎漢吏朱虛起釁於行觴季布無功於作郡甚至丈舉以答問而蒙忌禰衡以奮筆而取戮次公醒狂而致丞相之嗔伯仁覔對而腐上客之脅彼於毀生滅性傷理背道者不啻千百非酒累人實人累酒也若乃蒲坂賜歡而諸侯仰德鎬京燕喜而四荒歸心流霞溢於天酺湛

露厭於夜醉齊桓納遺冠之說以輟飲而名尊五伯楚莊因滅燭之宴以樂奮而戰勝强秦伯主投醪於飲河赤帝斷蛇於當道此皆因酒設用恩威並加振文武之業高帝覇之名比德較功酒之時義大矣哉其他文人莊士武健豪雋以酒顯名業者如穆生幾神於置醴定國折獄於数石康成一斛而六籍朗照巨源八斗而吏治清叙張埱與孟公而齊名曹丕得徐邈而來譽是以達人解五花之騎以覔醉詞客脫鸘鷞之裘而易歡陶

侃留客孝節乃彰孫顗多醉能名益表皇甫亮日飲而純和不失劉公榮盃酌而雅量自重溺而言之人負酒邪酒負人邪僕於古人論酒者得其三說是為千古不易之談雖六經未有及焉其一江諮議曰酒猶兵也可以千日不用不可以一日不備此言酒貴節也千日不用恐亦迂焉其二陳暄曰酒猶水也水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是謂酒有險德義亦未精也善乎許氏說文曰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是謂善者飲之則成其善惡者飲

之則成其惡耿介淫邪之所由分而吉凶之所由起也然則酒之善惡果在人非由酒也是以雨露之所滋蕙芷茂而賫菉亦茂江河之所潤黿龍聚而鼉鱷亦聚彼雨露主於滋物而不知有蕙芷賫菉之異也江河主於潤物而不知有黿龍鼉鱷之異也故酒也者主於和合萬民而不知世人有剛正淫慝君子小人之異也今若以酗酒而罷市因以廢酒則是因賫菉而欲斷雨露之施而忘其所以茂蕙芷者之澤因鼉鱷而欲截江河之

流而忘其所以蓄𪓟龍者之功是以先王知酒者係百姓之大欲洽百物之大禮而成天下之亹亹乃頒六物之政令設酒正氏掌之又通天下之燕禮立之監作之史勞以百拜節以三爵使天下歡忻流通人神胥慶鼓之以歌舞震之以金革祈之以賔射侑之以壺矢承之以筐篚幣帛惟懼不醉以宣其情傳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此之謂也且古今英俊有身綰銅墨行載朱輪為刺史守令寄命千里而亦有以酒顯州郡位躋將相

者如龔遂用王生而稱主上之旨王弘託淵明而著豪賢之節習池藉山簡以流風白楊假袁公以傳感率能有章風化無妨民和其餘蜚聲逸冊慕青州從事之名飫建康醇旨之化者何限也僕仰君侯醞藉道腴金和玉節百姓歌揚德化陶陶遂遂惠甚渥也僕願君侯出政令懲酗虐謹無良察飲者之善惡而誅賞之如羣飲日夜造為姦妖與諜詈相毆淫瀆賊殺者悉執拘置律令勿少寛假惟除前日酒禁使百姓脩洗腆之用舉德

馨之祀仍整壚停壺列樽置觚開河陽之桃花披神州之竹葉使士和農交商通賈惠利和而生衆本末以相資熙熙而往攘攘而來烟連於六街氣蒸於三市或睹周京之臺笠或聽武城之弦歌散春聲於樓館飄酒旗以麗天茲非太平之盛事邪伏惟君侯裁之其所謂不便於不肖輩者可談於君侯之前何以言之史傳稱縱酒自適者盛於魏晉閒諸賢如劉伶阮籍輩皆有所託而逃之也然其蕭散不羈則又不喜坐牀牖對妻孥持

炙孳杯兀兀如騃以自飽飫每每掛杖驅車肴竹西舍對花別苑故以負債酒家典衣春館為快意以故阮孚解貂以留客陶公得錢以寄肆至唐人少陵岸幘於曲江之濵謫仙醉卧於長安之市盖謂此也若不肖才非豪俊量復汙陋既不能辨鄗陽之清濁又不能效揚雄之滑稽眉筵載接愧王瞻三術之竒徽禮若具乏陸納二升之器誠未足與議酒也但年方强仕自墮丘壑入孫吴已無術逃黄老而匪晚故玩周易大耋之嗟效風

人令樂之趣賞情東園聽歌北里或逐童冠之風味而寄興壺觴或追父老之杖屨而尋味醉鄉將謂偷閒以學少非敢惡醉而强酒也令適酒禁方嚴則玉碗塵封牙籌土暗錦筝金笋幽於東序枉矢哨壺束之高閣且使歌童嘯侶潛踪於曲巷燕姬蜀女不見於當壚於是門無方來之朋坐乏不速之客好事懸車絶屐齒於苔堦稚子候門驅飛蟲於蛛户使僕輩對蘭菊而切佳人之懷持蠏螯而發生事之歎固君侯之所宜動心也夫

食馬賜巵秦軍有赴難之義持觴廻酒陰鏗有獲報之仁倘君侯納僕之言以除酒禁則不惟萬姓稱便而又下及幽仄㮰櫟之夫是恩多於賜巵而赴之者不止於秦軍仁重於廻酒而報之者何但於持觴者而已惟君侯俯賜莞爾以見施行幸甚

與杜尹論量田事宜書 薛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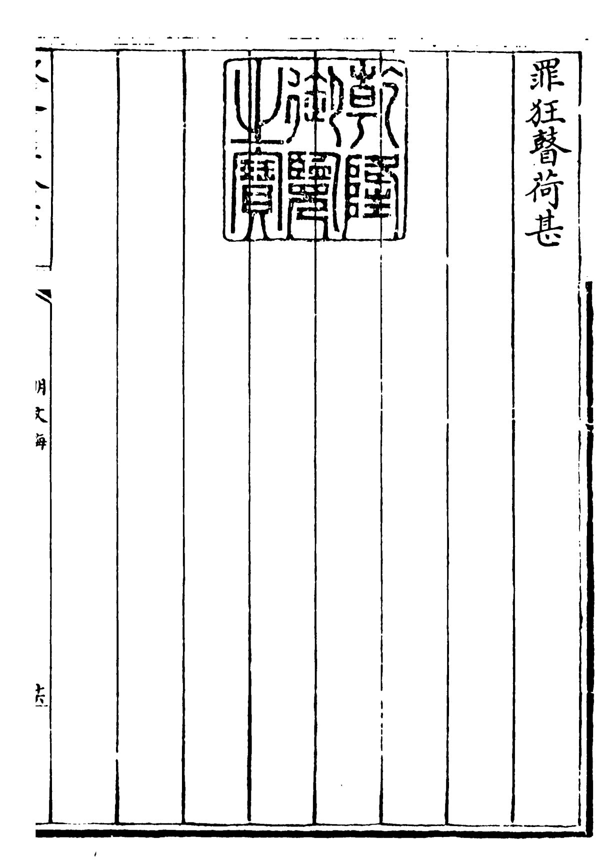
小寓人回道及下問知為量田下收蔚韭仰重仰重此事始於崑山遍於蘇州及於無錫更歷数十明公旁收

曲議至精至密雖有未盡者寡矣加以執事誠信素孚
可以坐收成功愚所謂百年香火之情在此舉也所願
從容以處之盡人之情意到而已葢敝邑田土不比無
錫無錫地平坦太湖之水灌漑一邑少旱潦之憂敝邑
濱江傍山極高之田十居其七而青暘一帶圩岸又為
極低若丈量之法比之無錫少或峻深遂成謗怨惟弓
口廣狹及田地高低則數可以照得彼處中間處置須
畧寛一分則藉口無由而人知感德矣至於高田池塝

必須聽出盖沿河田畝有官河可仰高田無水必開溝池灌漑池泥所積遂成墩埄長者幾及數里皆唐宋以來故蹟故高田之有溝池即近河田之有官河也溝池之原無糧即官河之原無糧也設欲查照山灘泒糧合勻所得甚少而百家所聚原無定主稅將誰歸此一項不知無錫如何處之愚見必須聽出勿量可也墳墓之類除無主者聽外其有主若滿三四十塚者亦宜聽出盖子孫多必逃絶衆糧何所歸此亦甚少但理須如此

耳聞無錫弓口俱用頒降銅尺必須依之不可用鈔葢
鈔口長短雖用銅尺製造然鈔紙俱乘濕用印取其硃
墨易滲比及乾則縮而短矣今匠人所用營造尺比民
間丈尺定短則鈔口所准故也無錫弓口既用銅尺製
造令但依之則無辭矣又此事須寛假旬月方可下手
葢事理有不得欲速者如常熟無錫武進三鄰縣必先
與定疆界方免得後日之爭亦可息豪猾隱避影射之
端然四縣官府安得遽集須約日以需之乃可縣界既

定則各鄉各村亦須定其疆界而縣中之疆其最難定者莫如濱江定之無法不及一年坍江之説又起矣愚見須從沿江一帶或山坡或港口去處擇其不可動者刻石為記約三四里一處每處從石量至江口約長幾百丈今後有坍者照坍過丈數與之除豁或坍至刻石處官與驗視將石再移內地有漲灘應升科者亦如之則妄告之患永絕而他可無患也至如差委之人尤須慎擇不然擾民為甚愚見如此倘有可採幸加審擇不



罷狂瞽荷甚

明文海卷二百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七至九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袁繼升

明文海卷二百七

餘姚黄宗羲編

書

吏治

與張吴縣書　皇甫濂

某無似韜跡山壑未嘗輕詣有司昨還自京師伏聞道體違和偃卧齋閣吴民負持槁禾無所控訴憔悴顛頓哀號道路公不强起何以慰之况今歲之旱異於往時

赤魃為災熒惑見象河乾不激井泥無禽七十老人目所未見竊念公自下車刋除苛法布以仁恩照徹庶情澤濡萬物而災祥不時何耶昔夏桀之虐禍延有商劉英之寃憂在楚相天之積沴既久而民之怨毒已深矣然幸其及公之身而降之是天之不即棄民於死亡也蓋公之德在民心民之所與天必享之公能强起為民請禱又何感之不通請之不得也大雩之説有為神農之書者備言之矣參于穀梁之著論仲舒之已行恐

無不驗也吳有白龍之神載在祀典凡郡守令必親至其祠後乃遣攝以往至用吏胥不已褻乎王湑南時旱甚躬往請之見其祠宇傾圮祝曰雨降而新之旋車而龍見入郛而雨沛湑南擢去祠猶昔也人則不信於神何有胡可泉下車適旱令有司畧放神農之法為龍形祠而呼之躬帥吏民徒步壇社一時户設几筵甖水置蜥蜴兒童幡幢燈香歌呼闐溢應時而雨比之隨車令一届宰而不能斷吏則不虔於神何有某又聞郡守有閔

雨之誠按公講救災之政具妄意今日所急莫大於釋繫緩刑次之蠲逋次之弛禁次之勸分次之防盜次之六者皆舉庶乎其能鎮撫之矣蓋吳自南岷公為郡訟牒紛積兩造攝至抶而囚之踰時歷歲不復訊鞫囹圄之中縲絏成羣府治之前桎梏如市氣鬱而不洩疫延而不已京房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南岷雖去其獘猶在故曰莫大乎釋繫理官持法不平恒狥上意以為輕重故情偽不得出入在心非辜而服上刑不道而獲平

反者有之矣邇乃赤日之下執囚而刑之雖罪在不赦亦足上干天和傳曰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而恒暘者非耶故曰緩刑次之往令催科無狀遺逋積負十有餘年肅齋在郡荒歉所停一切畝算籍登司徒為害莫甚一旦徵之民力竭矣值此災沴朝夕不給何暇治桔槔哉怨謗之氣發於歌謡所謂蜩螗沸羹虛譁積亂失在過差者也故曰蠲逋次之吴人好貸富者利在得息故多賴而不吝貧者利在周給故倍償而不難負

擔之子百錢之資可給其饔餐鋤犁之夫三時之賴若取諸外府逋者私責之罪重於奸贓償納之令嚴於禁錮民趨一時之法而不知今日之嗷嗷無所顧望者是誰之過與傳曰號令不順人心其罰恒暘此其一耳故曰弛禁次之米價騰踴居賈持贏以射利外郡遏糴以自儲三寶不通泉布不流亦以致旱吳郡八州居粟之家紅腐於廩積金之室貫朽於囊誠能懷之以仁示之以信十出三四散粟於牙儈平糴鄉井而納其價責金

於耆艾通商遠邇而反其金吏籍收之復歸其人使富者之有不失錙銖而貧者之益奚啻千萬故曰勸分次之旱傷百穀則有寇盜上下俱憂其極憂也今白晝之中撻小兒而奪之食薄暮之時逢婦女而取其粧盜徵見矣星星不撲必燎於原涓涓不塞將成滔天此又有司之責也故曰防盜次之其無徐孺之賢以下陳蕃之榻之樊英之德能救成都之災所以為公喋喋者以公為知言故也公聞其言奮然強起吳民幸甚吳民幸甚

與李龍岡邑令 唐順之

歲凶民莩賢侯為之心惻而百方圖之者深矣輕齎一說向已面白茲復具之於書以為可以佐百姓之急而裨萬一於賢侯百方之圖則不敢以出位為嫌也竊惟國家之賦其水旱可得而減免者兊運以外之數也雖水旱必不可得而減免者兊運以内之數也水旱不可以不恤而兊運又必不可減免於是有輕齎之法蓋米自江南而輸於京師率二三石而致一石則是國有一

石之入而民有二三石之輸若是以銀折米則是民止須一石之輸而國已不失一石之入其在國也以米而易銀一石猶一石也於故額一無所損其在民也以輕而易重今之輸一石者昔之輸二三石者也於故額則大有所減矣國家立為此法蓋於不可減免之中而寓可以通融之意不必制其正賦之盈縮而但制其脚價之有無不必裁之以豐凶之斂散而但裁之以本折之低昂一無損於國而萬有利於民此其法之盡善而可

久者也以武進一縣言之歲該儹運米五萬四千五百八十一石三斗四合此其入於國之正額也本色正耗水脚平米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石七斗三合八勺四抄折色銀九千一百五十一兩四錢六分五釐五毫二絲此其費於民之羡數也若以銀而權米石以值五錢為率米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石有奇為銀四萬九千八百四十兩有奇與折色銀共五萬八千九百兩有奇若得從輕齎之例石折銀五錢計銀二萬七千二百兩

有奇而足縱使加折至於六錢七錢計三萬七千八百兩有奇而足則是民每歲出五萬八千九百兩有奇之中而今出其三萬七千餘兩之數以不失國家之定額而實私其二萬餘之羨以自潤也夫五錢者江南之平價也七錢者折色之極則也若使江南米貴自五錢以上而蒙恩折色或減至七錢以下則其所私之羨固當倍之且蓰矣倍之為四萬則是十萬人凶年一月之食也則是國家不出一粟不費一錢而為凶年十萬人續

一月之命也為民父母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亦何靳而不為乎且夫國家漕運四百萬石之中固嘗定有輕齎四十萬石以待四方之以水旱來告者矣葢其歲之凶與否與歲凶所在之地不可知而所謂輕齎歲四十萬之額以待四方之以水旱來告者將安用之况自古經費其本折之權率視緩急而為之操縱今國家所以遠輸於江南不憚二三石而致一石者正以江南米賤而京師米貴耳近聞京師之米直自七錢而減

至四錢而江南米值自七錢而增至九錢其為貴賤特
異常時則是江南以二三石致一石而又不當一石之
用也今若取銀於江南而用銀以給京軍之當給米者
江南無遠輸之費京軍無賤糶之困此正今日之便宜
耳然則非惟無損於國蓋深有利於國而得乎操縱緩
急之權者也夫損國以益民猶且為之國家發内帑以
賑災者往往有妝矣又况無損於國而有利於民而又
况國與民並受其利者乎此事在不疑而必可行者也

為民父母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何所靳而不為乎嘉靖十數年間江南屢告災國家亦屢嘗以輕齎與之此其近例試求之故籍可覆案也查得嘉靖十四年蘓松等處災傷廵撫侯都御史等奏户部覆准除蠲免外兊運四百萬石内准折銀糧一百五十萬石兊運米每石折銀七錢改兊米每石折銀六錢其被災尤重者量准十萬石於臨德二倉支運每石止徵脚價銀一錢五分自此而上嘉靖十二年折兊一百萬石十年折

兌二百一十萬石八年折兌一百七十萬八千石無歲不有災傷則無歲不有折兌此其因災傷而折兌者常例也又伏讀嘉靖九年詔書兌運米以十分為率量准五分是時常州一府該得折兌八萬一千石此其不因災傷而折兌者例外之恩也由此言之蓋有因災傷而行支運以大寛民力者矣未有災傷而不行折兌以重困吾民者也蓋有不因災傷而折兌以廣例外之恩者矣未有災傷而不行折兌以畱於例外之恩者也此祖

宗之良法美政聖天子之深恩厚澤於豐時足國之中而寓救災恤患之至意雖旱乾水溢而民免為溝中瘠者誠戴聖澤之厚於無窮也

與郡守劉沂東　何良傅

昨因來使附聞計已徹矣明公下車以來化行令肅所以仰副聖明惕勵政令一新此誠治安一大機也孤遠之臣聞之不勝喜慰兹因鄉人來議及論糧加耗事例云近有海濱窮民訴於撫公得行臺下議處竊有芻蕘

之愚敢質於左右夫松江加耗論糧實出文襄周公獨得之見今人言其不便者有二說焉蓋謂田額本有輕重若論糧加耗則重者益重輕者益輕此一說也又謂輕糧多在大户重糧多在小户今欲議復論糧加耗之例者皆出大户之意此又一說也然其中實有不盡然者且如蘇郡吳江則其田皆美其糧皆重嘉定則其田皆瘠其糧皆輕一縣之中相去不遠至於吾松如華亭一縣其附郭與在黄浦左右謂之中鄉其田與稅皆均

平似無容議其西傍湖泖者則極其膏腴每歲收米可得三石之外取租者每畒可得一石五六斗又便於灌漑一夫可種田二十五畒計其所入即每畒出稅數斗而自有餘故其額重其東鄉濵海塘者則地勢高亢而土脉瘠鹵民皆於田内鑿溝以求灌漑竭一夫之力所種不過五畒收米常不及一石或棉花四五十觔或黄豆幾斗而已取租者又半之計其所入其能有幾故其額輕一縣之中美惡利弊相去懸絶如此文襄公昔日

巡撫江南前後二十餘年每乘小艇循行籬落間或遇鄉之父老可與言者即與抵足共卧討求利弊其用心亦已勤矣誠知吾松事體與他郡不同故定爲論糧加耗之例而又以銀布輕齎專歸重稅以裨之良法美意至矣盡矣行之百年法久不能無弊亦止須就其法而爲補偏救弊之方非其法之不善也弘治正德之間亦有好事者欲變移之行之不一二年即以不便仍復其舊至嘉靖乙未丙申之間歐陽石江乃盡舉其法而變

之其人素猶虚名號稱經濟其説遂行而沿不敢廢遂使文襄平生精力委棄無餘而松之民其膏腴之地則粒米狼戾翁侈蕩費而瘠鹵之區終歲嗷嗷一遇凶荒則塡委溝壑良可悲也且富豪之家多膏腴之地而窮海之濵多顛連無告之徒郡中士夫之家收置産業多在沃壤而巾幘浮談之士乃借大户多輕糧小户多重額以文其説以致牢不可破鄉先正東江顧文僖公郡之老成文獻也汙不至阿其所好其脩郡志謂文襄加

耗之法盡美無遺算守之則治紊之則亂至嘉靖六年復刻文襄年譜於家塾而以復舊規革弊便民案附於後顧公西鄉産也豈有私於濱海之民哉誠以郡中生靈所係不得不著典章為司國計者告耳竊查未經文襄巡撫之先蘇松逋負歲計百萬文襄旣定加耗之後蘇松起運顆粒無欠又得餘剩以賑貧乏兩鄉之民亦各饒足自歐陽石江一變文襄之法郡中逋負堆積至不可筭而民日凋耗此其明效大驗也且近例正糧五

斗以外已免加耗矣其二斗者大率每斗加六亦抵今日論畝之數惟三斗四斗者似為加重可以輕齎法通融補之且膏腴之地多而斥鹵之地惟糧長八九區以衆之有餘濟寡之不足在明公必有轉移之道若不為之處分竊恐数區之民不死則徙他日又勞召募開墾是又增一青浦矣海濵窮民得遭遇明公為之父母憐其陷溺而拯援之此千載一時也僕産於東鄉目覩其窮苦之狀不敢避嫌謹以所聞奉告左右并以東江公

所刻文襄年譜註揭奉覽不敢謂以為必然惟高明洞

覽而照徹之中有異同亦望賜教幸甚幸甚

明文海卷二百七